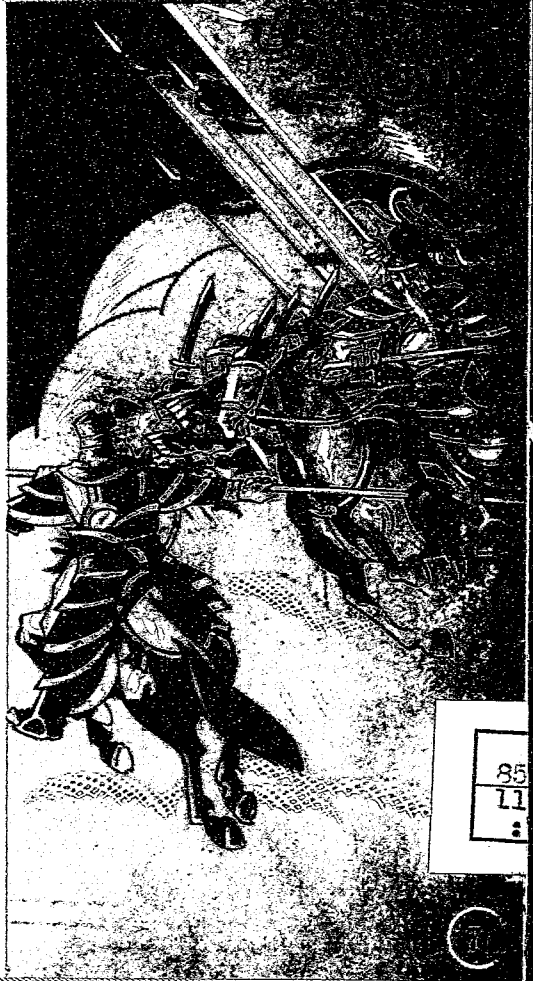


故 事 一 百 種

岳飛巧試九枝箭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
11
:

827.61
119.3
011



岳飛巧試九枝箭

岳飛字鵬舉，宋朝相州湯陰縣人。年幼的時候，和母親姚安

人寄寓河北內黃縣麒麟村富戶王

員外家裏。



岳飛

這村裏的富戶，除了王員外，還

有湯員外和張員外；他們三箇，都是
要好朋友，每人都只有一箇兒子。王

員外的兒子，喚做王貴；湯員外的兒

子，喚做湯懷；張員外的兒子，喚做張顯。三箇員外合請陝西周侗

老相公在家，教三箇兒子學文習武。

岳飛巧試九枝箭

一

808402



後來周侗老相公看見岳飛人材出衆，便收爲弟子，又認爲



螟蛉子；不多時又教和王貴三人結爲兄弟。從此大家一心一意，跟著周侗雙日習文，單日習武。那周侗原是東京八十万禁軍教頭林冲的師父，又傳過河北大名府盧俊義的武藝；因爲年邁，巴不得將平生十八般武藝，盡心傳與弟子。岳飛性質聰明，又格外肯用功，所以他文才武藝，比王貴等三人，更高強得多。

光陰如箭，忽忽數年。一日，三個員外，同先生在莊前閒步，只見村中一個里長走上前來施禮道：『三

位員外同周老相公在此，小人正來有句話稟上。昨天縣中行下牌來小考，小人已將四位小相公的名字，開送縣中去了。特來告知，本月十五日要進城，員外們須早些打點打點。」王員外道：「你這人好沒道理！要開名字，也該先來通知我們，商議商議，你知道我們兒子去得去不得？就是你的兒子，也要想想看。怎的竟將花名開送進縣？豈有此理！」周侗道：「罷了。他也是好意。不要埋怨他了；令郎年紀雖輕，武藝也可以去得的了。」又對里長道：「得罪你了，另日補情罷。」那里長覺得沒趣，便道：「好說。小人有事，要往前村去，告別了。」周侗便對三個員外說道：「各位賢弟，且請回去，整備令郎們的考事罷。」衆員外告別，各自回家。

周侗走進書房來，對張顯湯懷王貴三個說：「十五日要進

城考武，你們回去，叫父親置備衣帽弓馬等類，好去應考。」三人答應一聲，各自回去，不提。



周侗又叫岳飛也回去與母親商議，打點進縣應試。岳飛稟道：「孩兒有一事，難以應試，且待下科去罷。」周侗便問：「你有何事推卻不去？」

岳飛道：「三箇兄弟，俱是豪富之家，俱去備辦弓馬衣服；看孩兒身上這般襤褸，那

有錢來買馬爲此說「且待下科去罷。」周侗點頭道「這也說得是也罷。你隨我來。」岳飛隨了周侗到臥房中，周侗開了箱子，取出一件半新不舊的素白袍，一塊大紅片錦，一條大紅鸞帶，放在桌上。叫聲「我兒，這件衣服，與你令堂講，照你的身材，改一件戰袍；餘下的，改一頂包巾。這塊大紅片錦，做一箇砍肩，一副紮袖；大紅鸞帶，拿來束了。將王員外送我的這匹馬，借與你騎了。到十五日清早，就要進城的，可連夜收拾起來。」岳飛答應一聲，拿回家去，對母親說知就裏。安人便連夜動手就做。

隔了一日，周侗獨坐書房，觀看文字，聽得脚步響，擡頭見湯懷進來道：「先生拜揖。家父請先生看看學生，可是這般裝束麼？」周侗見那湯懷，頭上戴一頂素白包巾，頂上繡着一朵大紅牡

丹花；身上穿一領素白繡花戰袍，頸邊披着大紅繡綢砍肩，兩邊大紅紮袖，腰間勒着軟帶，脚登烏油粉底靴。周侗道：「就是這等裝束罷了。」湯懷又道：「家父請先生到舍下用了飯，好一同進城。」周侗道：「這倒不必，總在教場會齊便了。」湯懷纔去，又見張顯進來，戴着一頂綠緞子包巾，也繡着一朵牡丹花，穿一件綠緞繡花戰袍，也是紅砍肩，紅紮袖，軟金帶勒腰，脚穿一雙銀底綠緞靴。向周侗揖道：「先生看看學生，可像武中朋友麼？」周侗道：「好，你回去致意令尊，明日不必等我，可在教場中會齊。」張顯答應回去。蹙脚王貴也走將進來，叫道：「先生，請看學生穿著何如？」但見他身穿大紅戰袍，頭戴大紅包巾，繡着一朵白粉團花，披着大紅砍肩，大紅紮袖，赤金軟帶勒腰，脚下穿着金黃緞

靴。配着他這張紅臉，渾身上下，火炭一般。周侗道：「妙啊！你明日同爹爹先進城去，不必等我。我在你岳大哥家吃了飯，同他就到教場中來會你便了。」方纔打發王貴出去，岳飛又走進來道：「爹爹！孩兒就這樣罷？」周侗道：「我兒目下且就將些罷。你兄弟們已多約定明日在教場中會齊，我明日要在你家中吃飯，同你起身。」岳飛道：「只是孩兒家中沒有好菜款待。」周侗道：「隨便罷了。」岳飛應諾，辭別回家，對母親說了。

到次日清晨，周侗過來，同岳飛吃了飯，起身出門。周侗自騎了這匹馬，岳飛跟在後頭，一路行來，直至內黃縣校場。你看人山人海，各樣趕集的買賣，並那茶篷酒肆，好不熱鬧！周侗揀一個潔淨茶篷，把馬拴在門前樹上，走進篷來，父子兩個，佔一副座頭吃



了莊丁，來至茶篷內。見了先生道：「家父們俱在對過篷內，請先生和岳大哥到那裏用酒飯。」周侗道：「你們多多致意令尊。」

茶，那三個員外，到了校場，揀一個大酒篷內坐定，叫莊丁在下面去尋先生和岳大爺。那莊丁見這匹馬，認得是周侗的，望裏面一張，見他父子兩個坐着。即忙回至酒篷，報與各位員外。三個員外，忙叫孩兒們同

這裏不是吃酒的所在。你們自去料理，停一會，點到你們名字，你三人上去答應。那縣主偷問及你哥哥，你等可稟說：「在後就來。」王貴便問道：「爲什麼不叫哥哥同我們一齊去麼？」周侗道：「爾等不知，非是不叫他同你們去，因你哥哥的弓硬些，不顯得你們的手段，故此叫他另考。」那三箇方纔會意。辭別先生，回到酒篷，與衆員外說了此話，衆員外贊歎不已。

不多時，那些各鄉鎮上的武童，紛紛攘攘的到來，真是「貧文富武」，多少富家兒郎，穿著得十分齊整，多是高頭駿馬，配着鮮明華麗的鞍甲。一箇箇心中俱想取了，好上東京去取功名。果然人山人海，說不盡繁華富麗。再一會，只見縣主李春，前後跟隨了一衆人役，進校場下馬，在演武廳上坐定。左右送上茶來吃了，

看見那些赴考的人，好生熱鬧，縣主暗喜：『今日若選得幾箇好門生，進京得中之時，連我也有些光彩。』

少刻，該房書吏送上冊籍，縣主看了，一箇箇點名叫上來，挨次比箭，再看弓馬。此時演武廳前，但聽得噹噹的箭響聲不絕。那周侗和岳大爺在茶篷內，側着耳朵，聽着那些武童們的箭聲。周侗不覺微微含笑。岳飛問道：『爹爹爲何好笑？』周侗道：『我兒你聽見麼？那些比箭的，但聽得弓聲箭響，不聽得鼓聲響，——射中一枝箭，卽擊鼓一次——豈不好笑麼？』

那李縣主看射了數牌，中意的甚少，看看點到麒麟村，大叫：『岳飛！』叫了數聲，全無人答應。又叫：『湯懷！』湯懷應聲道：『有！』又叫：『張顯！王貴！』兩箇答應。三個一齊上來，衆員外俱在

篷子下，睜着眼睛觀看，俱巴不得兒子們取了，好上京應試。當時縣主看了三箇武童，比衆不同，行禮已畢，縣主問道：「還有一名岳飛，爲何不到？」湯懷稟說：「他在後邊就來。」縣主道：「先考你們弓箭罷。」湯懷稟說：「求老爺吩咐把箭塚擺遠些。」縣主道：「已經六十步，何得再遠？」湯懷道：「還要遠些。」縣主遂吩咐：「擺八十步上。」張顯又上來稟道：「求老爺還要遠些。」縣主又吩咐：「擺整一百步。」王貴叫聲：「求大人再遠些。」縣主不覺好笑起來：「既如此，擺一百二十步罷。」從人答應，下去擺好箭塚。

湯懷立着頭把，張顯立着二把，王貴是第三把。你看他三個開弓發箭，果然奇妙，看的衆人，齊聲喝采，連個縣主都看得呆了。

你道爲何那三個人射的箭，與前相反；箭箭上垛，並無虛發。但聞



業師，就是周老先生？他是本縣的好友，久不相會，如今卻在此間？

播鼓響，不聽見弓箭的聲音，直待射完了，鼓聲方住。三人同上演武廳來，縣主大喜，便問：「你三人弓箭，是何人傳授？」王貴道：「是先生。」縣主道：「先生是何人？」王貴又道：「是師父。」縣主哈哈大笑道：「你武藝雖高，肚裏卻是不通。是你的師父，姓甚名誰？」湯懷忙上前稟道：「家師是關西人，姓周，名侗。」縣主道：「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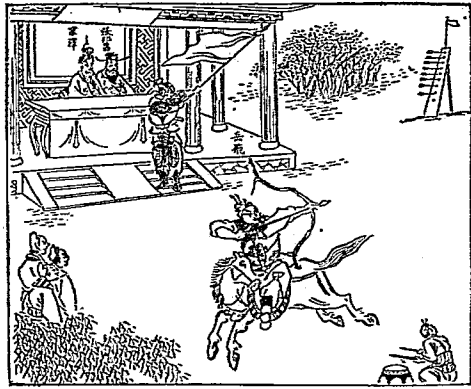
『湯懷道：『現在下邊茶篷內。』縣主聽了，隨即差人同着三人來請周侗相見，一面就委衛官看衆人比箭。

不多時，周侗帶了岳飛到演武廳來，李春忙忙下階迎接。見了禮，分賓主坐下。縣主道：『大哥既在敵縣設帳，不蒙賜顧，卻是爲何？』周侗道：『非是爲兄的不看望，麒麟村的居民，喜歡與訟，若爲兄的到賢弟衙裏走動了，就有央說人情等事。賢弟若聽了情分，就壞了國法，不聽又傷了和氣，故此不來爲妙。』李春道：『極承見諒了！』周侗道：『別來甚久，不知曾生下幾個令郎了？』縣主道：『先室已經去世，只留下一個小女，十五歲了。』周侗道：『既無公子，是該續娶的。』縣主道：『小弟因有些賤恙，不時舉發，所以不敢再娶，未知大哥的嫂嫂好麼？』周侗道：『也去世多

年了。』李春道：『曾有令郎否？』周侗把手一招，叫聲：『我兒，可過來見了叔父。』岳飛應聲上前，向着縣主行禮。李春看了一笑道：『大哥又來取笑小弟了！這樣一位令郎，是大哥幾時生的？』周侗道：『不瞞老弟說，令愛是親生，此子卻是愚兄螟蛉的名喚岳飛，請賢弟看他弓箭如何？』李春道：『令徒如此，令郎一定好的，何須看得？』周侗道：『賢弟，此乃爲國家選取英才，是要從公的，況且也要使大衆心服，豈可草草任情呢？』李春道：『既如此，叫從人將堞子取上來些。』岳飛道：『再要下些。』縣主道：『就下些。』從人答應。岳飛又稟：『還要下些。』李春向周侗道：『令郎能射多少步數？』周侗道：『小兒年紀雖輕，卻開得硬弓，恐要射到二百四十步。』李春口內稱贊，心裏不信，便吩咐：『把箭堞

擺到二百四十步。」

列位要曉得，岳大爺神力，是周先生傳授的「神臂弓」，能



岳飛巧試九枝箭

開三百餘斤，並能左右開，李縣主如何知道。看那岳大爺走下階去，立定身，拈定弓，搭上箭，颼颼的連發了九枝。那打鼓的，從第一枝箭打起，直打到第九枝，方纔住手。那下邊這些看考的衆人，齊聲喝采；把那各村鎮的武童，都驚呆了；就是三個員外，同着湯懷、張顯、王貴三人在茶篷內看了，他俱拍手稱贊。只見那帶箭的，連着

這塊泥，並九枝箭，一總捧上來稟道：「這位相公，真個希奇！九枝箭從一孔中射出，箭攢斗上。」



李春大喜道：「令郎青春幾歲了？曾完姻否？」周侗道：「虛

度二八，尙未定親。」李春

道：「大哥若不棄嫌，願將

小女許配令郎，未識尊意

允否？」周侗道：「如此甚

妙，只恐高攀不起。」李春

道：「相好弟兄，何必客套。

小弟時此一言爲定，明日

將小女庚帖送來。」周侗

謝了，卽叫岳飛：『可過來拜謝了岳父。』岳飛卽上來拜謝過了。周侗暗暗歡喜，隨卽作揖起身道：『另日再來奉拜。』李春道聲：『不敢，容小弟奉屈來衙一敘。』周侗回道：『領教。』遂別了李春。同岳飛下演武廳來，到篷內，同了衆員外父子們，一齊出城回村。

且說那李知縣到了次日，將小姐的庚帖寫好，差個書吏送到周侗館中去，周侗接到，便遞與岳飛，岳飛帶回家中，與母親說知，安人大喜。

這邊周侗封了一封禮物，送與書吏道：『有勞遠來，無物可敬，這是代飯，莫嫌輕褻！』書吏道聲：『不敢。』收了禮物，稱謝告別回去。後來岳大爺就娶李縣主的小姐做夫人。



v.61
p.3
71

